江漢集

十二

諡狀
祭文
哀辭
碣

共十五

江漢集卷之二十一目録

諡狀

正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訓鍊院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李公諡狀

嘉義大夫平安道兵馬節度使 贈資憲大夫戸曹判書兼知義禁府訓鍊院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白公諡狀

嘉義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春秋館事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弘文

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成均館
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洪公諡狀

皇朝御祭朝鮮國進賀陪臣嘉善大夫兵曹分
司叅判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
象監事　世子師李公諡狀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　贈忠勤貞亮効節協
策扈　聖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
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貳
師密川君朴公諡狀

泛漢集卷之二十一

諡狀

正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訓鍊院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李公諡狀

正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訓鍊院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李公以 景廟二年十月乙丑葬楊州玉流之原至 英廟元年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令 上殿下四年九月公曾孫承政院左承旨亨逵來謂景源曰曾祖爵正二

品法當賜諡請爲狀上于太常狀曰公諱弘述字士善姓李氏五世祖德興大院君 中宗恭僖大王第七男也高祖諱鋥河原君曾祖諱引齡唐恩君祖諱瀲凝川君考諱錫漢 贈吏曹判書妣 贈貞夫人慶州金氏護軍諱光翼女也公幼沈默有氣槩善騎射不事家人產業 肅廟卽位登武科拜宣傳官以武藝 御試高等加折衝六年由禁軍將出守慈山兵曹判書金公錫胄言李某國士可用遂啓仍任禁軍將已而出監平山縣七年授昌城府使遷宣川府十四年以所江鎭防禦使擢慶尚右道節度使仍任

所江加嘉善拜黃海道節度使十六年自吉州牧遷
會寧府使二十二年擢平安道節度使明年拜三道
統制使二十六年入爲摠戎使加嘉義兼訓鍊院都
正右捕盜大將遂進拜御營大將因事罷二十九年
出爲咸鏡北道節度使邊民犯法坐奪告身三十五
年起三道水軍統禦使入爲五衛副摠管復拜平安
節度使四十年召爲漢城左尹又出爲水原府使四
十三年特授訓鍊大將十月拜刑曹參判權弼衡上
疏詆辱金忠獻公昌集其言絶悖　肅廟震怒命竄
極邊弼衡求西道善地不許卒定於北邊積忤一鏡

自此始四十四年入兵曹爲參判陞資憲拜漢城判尹四十七年陞正憲判刑曹　景廟卽位李夢寅請復禧嬪張氏位　上命刑曹覈其指使人皆畏避公獨按其獄一鏡益嫉之甘心初陸德明與申奉堂爲劇賊衣婦人服入閭里奸騙女子慶尙水使金時泰來言德明善術數恣行妖邪改名玄情跡莫測何不譏捕時公兼捕盜大將卽日杖殺於是一鏡爲蜚語曰陸玄以領議政金某之腹心密探金某陰事而叛去李某受金某嗾而殺之或以爲李某與金某密議而爲玄所竊聽故殺之以滅其口公之之罹禍此其根

也初　景廟有疾無嗣人心疑懼金忠獻公昌集等
白于　景廟奉　仁元大妃之命册　英廟爲王世
弟一鏡由是大恚之是時鳳輝泰耉世良相繼投疏
或陳劄動搖　東宮及諸大臣聯劄請使　王世弟
代理國務公以爲當此至艱之會國之安危繫于訓
局引柳就章爲中軍　景廟元年十二月一鏡與眞
儒弼夢明萓聖時等稱求言應旨先上一疏搆誣大
臣將一網打盡是夜二更　聖旨忽下自大臣及三
司諸臣幷罷黜又　教曰李某奸凶蔑倫陰懷不測
之心如此之人不可置之將任遣宣傳官奪符仍

命削黜已而眞儒啓曰陸玄稱名人曉解術數又作昌集之窩客及生釁叛去李某受昌集之窩嗾塞口撲殺者盖以此也公遂下獄至壬寅三月虎龍上變掌令李景說請李某移送鞫廳一體嚴問一鏡自請爲獄官攘臂擔當捕廳從事軍官吏卒弁逮囚萬端誘脅從事朴宗榮俞一基諸員金遇兌金震錫等爲威勢所壓迎合圖生架虛之言無所不至獨軍官玄德明累受酷刑竟死杖下嗚呼眞烈丈夫也公自本府移鞫廳而趙洽誣告之言曰嘗聞李正植之言則以爲今方圖得備忘記於内間領相與訓將相議扈

衛宮城以防一邊人之攔入正植以此誣服曰柳就
章扈衛時便於任使故李某以爲中軍一鏡得此如
視奇貨脅受正植等誣服而汲汲勘斷之數日之内
連加毒刑乃以五月十七日卒于獄中享年七十六
初一鏡恣意脅公公大言曰死易耳吾豈誣服者哉
竟不服死眞儒族弟眞淳啓請施孥籍之典　英廟
元年一鏡伏誅而復公官又　命禮官賜祭後明年
命仍前案虎龍之誣又自如而公之官贈亦被還奪
後十五年頒　大訓命燒虎龍誣案幷還追削諸公
之職而公之　贈爵又復如初於是義理昭如日星

而逆順之分不待百年而定焉公爲人剛毅果敢與人言辭氣藹如及遇事不以死生禍福貳其操也與伯氏同敦寧公友愛備至雖年位高執子弟職不少懈平居省候甚勤得一美味不先入口事無大小輒稟議而行申公汝晳簡亢嚴重少許可惟於公深加推許嘗屛居養痾部曲來候者甚衆而一不延接獨留公亹亹終日人問其身後所代必以公應之公深感其知己之眷申公旣卒獨往其家而下馬大門之外問起居於公之夫人一如公在世時久而不替勇銳過人嘗赴沁都也中流船覆一船人皆沒獨大呼

超越得小坻而免計其間可數十步人以爲神公善
射能力挽强弓技藝無不精工至今武士猶傳其射
法始禍作之日半夜奪符左右皆戰慄公從容顧謂
其孫明翼曰汝等勿怖吾受　國厚恩齒爵極矣死
何所恨但　國事至此不得瞑目及被拷一鏡迫脅
威喝無所不至而顏色辭氣愈厲不少挫嗚呼毅哉
夫蹈天下不測之禍能授其命固難矣而探天下未
然之患逆折其幾尤難矣方一鏡收李正植具淫刑
而脅之者盖欲得誣服之辭上逼　世弟也正植旣
死則一鏡又欲脅公而成其獄杖百五十命幾絶使

公失對則 世弟危而 國家殆矣然公瞋目罵一鏡以明其誣故一鏡亦不得易公之辭而謀害 世弟之志終莫之逞公之所以爲 世弟殺其身者可謂忠矣然世人徒知公之死於忠而不知公之大功在於 社稷也景源聞諸閔文忠公鎭遠當 肅廟禮陟之日人心危疑金忠獻公以元輔處承政院號曰院相公率三軍環陣於宮城之外號令甚嚴自院相左右之人皆不得入院相出旗使許入公終不聽盖是時一鏡陰結宦官宮女欲圖其變置朝廷而扈衛甚嚴尺牘不得相通故一鏡雖欲與宦官宮女連

其謀不可得也自　肅廟昇遐之日至于解嚴宮中肅然使宦官不能爲姦而宮女不能爲妖故忠獻公得垂紳於百僚之上從容定策翼戴　英廟爲　世弟以基　王家五十年昇平之治豈非天哉如使公扈衛不嚴則一鏡必通宮禁變置朝廷　景廟踐阼不踰月而忠獻公已見逐矣又何待明年辛丑十二月然後黜之哉故景源以爲忠獻公不見逐於定策之前者由扈衛之嚴而一鏡不得連謀於宦官宮女也然則公之所以有功於　社稷者亦可知也李文簡公宜顯嘗以謂李公之亦大異於人者有三持危

定傾一心炯然則以　肅廟而歿殺機蹶張終不易辭則以　世弟而歿陰謀密計亘十數年未已則以三百年　祖宗鍾簴而死焉不但以一身一節歿也嗚呼斯言得之矣謹狀

嘉義大夫平安道兵馬節度使　贈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訓鍊院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白公諡狀

嘉義大夫平安道兵馬節度使　贈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訓鍊院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白公受禍於　景廟二年壬寅初葬積城縣之南　英

廟四年戊申移葬鐵原豐田之原公卒後六十一年
今 聖上六年壬寅特 命賜諡公曾孫東俊造臣
之門請爲諡狀上太常狀曰公諱時着字德老姓白
氏水原人也上祖諱天藏政堂文學封水原伯子孫
仍籍焉五世祖諱仁豪以學行薦授別提而不就其
弟仁傑卽世所稱休菴先生也高祖諱惟溫繕工副
正曾祖諱羲民伊川縣監以副正公之弟漢城左尹
惟儉子出爲副正公後祖諱弘緒 贈左承旨考諱
元振 贈戶曹參判妣全州李氏府使永命女也公
少敏達博通經史優於文學而屢擧不中晩登武科

以武臣兼宣傳官移宣傳官遷訓鍊院主簿陞判官入都摠府爲都事兼備邊司郎出爲慶尚左道水軍虞候遞歸訓鍊大將申公汝哲甚重把摠必擇原任州牧者獨於公破格授之曰非此人莫可爲也遂登將薦拜都摠府經歷出爲鳳山郡守丁父憂服闋復入訓鍊院爲僉正遷拜副正由南原營將爲伊川都護府使以事罷居歲餘授草溪郡守秩滿入爲禁軍將出爲安興鎭僉節制使不赴由曹司衛將遷坡州牧又三年以守禦廳別將爲平山都護府使歲大饑以至誠賑府民 錫馬裏之秩滿擢全羅左道水軍

節度使以親老仍任平山加一年居母憂服闋以宣
傳官拜忠淸道水軍節度使移拜濟州牧以前任事
下獄當决杖 肅廟特命除杖異恩也又二年拜安
岳郡守賑飢民如平山時 賜表裏明年擢本道兵
馬節度使治身簡嚴訓卒有法撫愛雖勤威罰亦行
克修戎備用戒不虞月試射以勸將士事係軍務則
雖方伯守宰不少饒假本營有日隨營牌精兵監司
將奪而有之廟堂亦助之公屢啓力爭事得已秩滿
入爲御營別將遷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改北道兵
馬節度使陞嘉善在北三年繕治軍器訓養士卒視

海西有加日地僻而遠無公私攪撓吾得專意故也其廵按列邑也名官守宰有怙勢不遵節度者公直欲以法從事名官擢服公或啓罷或代治幕屬其不畏强禦守法持重多如此 肅廟入耆社公以年七十陞嘉義入爲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訓鍊都監中軍明年出爲平安道兵馬節度使關西軍役於軍官徵布一匹元軍倍之故民皆冒屬於軍官元軍則率多虛簿徵及白骨隣族視他道有甚焉公與方伯權公㒒議減一匹以均之又增其軍伍汰軍官以補而先自兩營始之遂爲一路定例自是役均弊祛西人永

賴焉 肅廟昇遐使价旁午公以便宜寬民力 景廟元年逆臣一鏡等始用事朝著一變而舊臣盡被竄逐公亦坐罷人皆危之公則夷然其與黨謫大臣書有曰庶免度遼之耻先是公在西營耆社請貸白金公以爲耆社體貌視前自別乃許之耆社亦及期準報明年夏持平李眞淳以耆社白金事捃摭論啓及下獄覈其事卒無實 命特釋喉院繳寢之八月又以金盛節誣告就獄初 景廟有疾無嗣故大臣金忠獻公昌集李忠文公頤命趙忠翼公泰采李忠愍公健命定大策告于 景廟遂冊 英廟爲 王

世弟賊臣一鏡等陰結宦官朴尙儉文有道及宮女石烈必貞等謀所以傾　儲位殲舊臣者事發覺尙儉有道石烈必貞皆伏誅已而又使睦虎龍上急變大起誣獄文武士庶多被考問間有恇怯者被其誅誘誣服而金盛節爲甚焉其招有曰者社銀用於何處一鏡等如得奇貨謂可以寅緣屠戮之遂移公於南間逮囚者社差人日施淫刑事竟無實委官崔錫恒欲誘公以實忠獻金公之罪問曰者社差人言爾得昌集請簡而許之信乎公對曰相公未嘗有書責人圖免吾不爲也錫恒怒曰逆臣敢呼以相公乎公

曰吾知爲相公而不知爲逆臣也判義禁李光佐亦
怒曰爾言何敢如是耶公曰判義禁以文忠公孫亦
何忍鍛鍊此獄也光佐變色以避之諸獄官莫不憤
惋遂請刑九月九日引公出將施拷掠公忽瞋目直
視鬚髯輒張怒氣勃勃良久厲聲罵曰無辜之人公
然撲殺寧有是耶 先朝宿將盡搆殺將欲何爲錫
恒大恚擧扇擊案數四曰若所謂宿將指李弘述李
宇恒也兩人罪犯何如而爾敢發此言乎公不應叱
其羅卒曰吾欲速死汝須猛杖自是閉目無言棰楚
亂下而寂然如木偶人翌日又問宿將所指公終不

語忽開眼而笑曰宿將見殺者豈獨兩人而已乎李尚蘗沈搢皆是也錫恒曰爾不知宿將出處而乃以李尚蘗沈搢爲對乎公又開眼應曰李尚蘗沈搢曾經節度使獨非將耶錫恒恚甚考問益急竟以是月十四日卒於獄中時年七十四公旣卒平安道觀察使吳命恒以爲節度使記付銀子視前大縮是某貪墨之致也宜籍其產錫恒以法外寢之明年命恒判戶曹逆臣柳鳳輝判金吾而遂籍其產 英廟元年金公有慶言白某於桁楊之下辭氣不屈此其卓卓者也又有以非法籍產事上聞者 英廟曰凡事惟

意所欲是向來人本習仍令復其官還其產特　贈
資憲大夫戶曹判書遣官致祭祭文曰昔在東京禍
慘黨錮李杜餘波不及皇甫豈若向者文武同冤羣
奸起獄一網彌天　先朝宿將殄滅無遺跡其憯毒
將欲何爲卿時被逮酷罹羅織者社藥債表裏窮覈
文簿雖明禍機益張丹心白髮箠楚桁楊不少撓屈
凜凜辭氣覆盆靡照長城遽壞武穆寃魄伏波藁葬
獄吏齎咨行路輿憐彼凶人心亦惟不足乃鼓簧舌
指白爲黑非法籍產旣寢旋行痛彼邪黨累我　聖
明逮今　嗣服次第伸枉睠言舊將恩念不忘人有

告爾卿尤卓卓早歲投筆老猶矍鑠曉達兵家涉獵
經籍旣武而文靡試不績七佩郡符五秉閫鉞士飽
民安窮族兼活蔚干城望譪儒將風延譽善類遴嫉
羣凶所以晩節終罹士禍籲天無從齎恨泉下式至
今日丹書始滌流竄悉還班行再肅惜不令見九原
難作延英伏閤太平誰呼緬懷英槩倍切嗟吁茲詢
廟堂快雪幽誣載舉愍典追奬忠靈襚以八座庸備
哀榮伻官薦醑言不盡意諒惟窀穸庶歆茲觶其明
年承政院都承旨鄭公亨益言白某被考之時抗聲
大言曰 先朝宿將盡搆殺其意將欲何爲以此觸

怒遂至於撲殺矣桁楊之下不少撓屈其氣槩可以
想見而况其清謹通朝所共知其家方欲改葬而貧
甚無以措辦云宜施愍恤之典　上問大臣閔文忠
公鎭遠曰白某以淸白名世又寃死誣獄特施恤典
恐無不可　上愍之特給擔軍造墓軍及營葬之需
公爲人外雖和易内實堅確一定其心雖萬夫終不
可奪也其誠孝根於天性志物之養無所不備前後
居憂三年哀毁過節未嘗脫縗服與兄弟友愛甚篤
憂樂利病與之提携唱酬雖在遠邑必邀致懽洽如
也撫諸姪孫如己出計身口資其衣食吉凶之需輒

爲之極力營辦不以家食而有所廢寡妹無依且多子女公皆鞠養而嫁娶之推之疎宗族旁及知舊之貧窮者亦莫不然居官必洞開重門接引惟恐不及或有以官用將竭爲言者公曰吾宗甚微祿于朝者惟吾而已彼窮而求我我豈忍恝視哉當削衣貶食以美餘相周耳嘗戒其子曰此吾父母之族也父母所愛雖犬馬亦愛況人而族乎吾若有意自肥不恤窮族天必殛之以故其來如歸市舍館常滿於邑中其在海西時有一臺諫聞而將論之袖其彈文以示趙忠翼公公曰白某以睦族自任受之固無辭論之

者當爲何如人臺諫慚而止性又清素不喜華靡衣
取適體食不厭疏玩好之物亦終身無所近屢經州
閫而無庇身之宅輒僦屋棲遑李兵使溶與公甚相
好爲買一第以居之嘗謂家人曰吾以措大起身至
此擧家得免於溝壑莫非　國恩敢圖贏餘以業子
孫乎不義而富其不爲勢家所奪者寡矣吾欲以清
白遺之是故在官必計口繼廩使不至飢寒而罷歸
則輒假貸以給猶晏如也嚴於取與以賄遺干進爲
耻居官雖尺寸絕無私餽平居以棋局書帙自娛未
嘗交謁權貴之門俞公信一嘗語人曰吾至

問曰某而無一識面者可謂韎韋中隱士此可以見公之一端也始爲養低徊州縣而爲治專尚儒雅無沽名干譽之政故實惠及民輒有去後之思然人之知公者蓋鮮矣配光州金氏務功郎廷冕之女有一子三女側室有六子內外孫曾多不盡錄今 聖上命賜公諡臣謹爲諡議曰公立朝四十餘年忠愛一心終始不懈及 肅廟賓天廢膳號泣彌月不衰每當哭臨哀動傍人恨不得以身禱蟻其追 先朝報嗣王之誠炳如日星而 仙馭纔邈羣凶闖入壅蔽濁亂謀危 社稷無所不至公固有爲國一死之心

矣故方其就鞫也趙公聖復等二臺被逮下獄事將
不測公慮其依違苟免臨供戒之曰萬代瞻仰在此
一舉其後誣獄甚蔓延刑戮相屬 宗國之亡非朝
即夕公時家居對朝紙輒慷慨泣下斥言不忌凶徒
之聞之者安得無禍心乎未幾而眞淳之誣啓發矣
光恒之誣案成矣其凶謀所在灼然可見而誘引威
脅有不忍正視者公之忠憤怒膽轉益衝激不顧一
身以死報國者不亦忠乎嗚呼凶逆輩欲殺四大臣
將以上及於不敢言之地故其所以鍛鍊誣獄者靡
不用極苟非忠義卓絕氣節剛確則其不摧折者稀

矣而公獨毅然有不可奪之操當錫恒之欲實金相公罪而至發請簡之説則公折之以責人圖免吾不爲也又詰其謂逆臣敢呼相公則公乃曰吾知爲定策相公不知爲逆臣也光佐之在鞫坐怒有言則公責之以賢祖之孫何忍鍜鍊耶至使變色而避之公可謂威不能屈矣且其搆殺宿將將欲何爲一語足以驚破賊膽逆折奸萌而白首桁楊辭氣凜凜者不亦烈乎公容額端雅姿性愷悌與人言謙謙自下能强記至老不衰授經諸孫而不用諺解其明於詩書盖如此七十之年能勇於大節有以也故論次歷官

行事告于太常謹狀

嘉義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春秋館事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成均館事五

衛都摠府都摠管洪公謚狀

英廟元年春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閔鎭遠言故司憲府大司憲洪啓廸當 景廟時論賊臣趙泰耉等下獄考死豈不寃哉 英廟惻然 命有司雪其幽枉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自古聖人治國家必顯忠以厲人臣 先王垂拱五十年國家

治平亦惟顯忠而已矣臣謹撮公家所輯公遺事而爲之狀其狀曰公字惠伯南陽人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諱禹錫之子通訓大夫司憲府掌令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諱受河之孫嘉善大夫京畿觀察使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謚忠莊公諱處厚之曾孫也公少好學擧 肅廟二十九年進士第一率太學諸生上疏論朴世堂思辨錄背朱文公 肅廟乃索思辨錄見其所攻文公註 命燒其書公由是名重太學後七年人日對策公居第二 肅廟特命賜及第入藝文館爲檢閱兼 世

子侍講院說書已而由兵曹佐郎入司諫院爲正言是時 大內將進宴有歌呼聲公上疏曰禁掖之中有歌呼之聲聞於外庭不瑕有乖於古聖人放鄭聲之戒乎非禮之樂非禮之戲非人主所宜聽視臣未知所設者何戲奏伎者何人 殿下亦果臨視而要不免爲燕閒耽樂之歸豈非 聖朝之闕失乎方春霰雪示警於大慶之餘至有進宴停止之 命而第示於外者雖有以聳羣聽於播告之指存於內者未有以謹出入於易忽之地則遇災警惕不過爲空言也 肅廟嘉納特賜豹皮以奬之選入弘文館爲副

修撰出監泰仁縣未赴復爲副修撰薦入吏曹爲佐郞陞拜正郞未幾又拜副修撰 肅廟親題掖庭人所訴牒責政院不卽擧行公與館僚上劄言天位至尊王言至重是以人君號令莫不有法度少有輕褻必致尤悔掖庭隷屬何等賤微狀牒呼訴何等猥瑣而 殿下乃屈如天之尊親賜題音褻君明虧國體至斯而極矣近來掖隷不有法禁恣行闖突莫可禁戢寧不寒心今日之弊不患掖隷之見陵惟患國法之不行伏願從今以往有罪無罪一付有司以示宮府一體之意 肅廟又嘉納焉受 命廉察湖南還

拜校理遷北道兵馬評事未赴入侍講院兼文學
肅廟特命左議政李頤命獨對 卧內有 世子聽
政之 命中外洶洶久而靡定公與館僚上疏曰
聖候違豫酬酢萬幾誠有所至難非因大臣開陳乃
有 東宮聽政之 命從今以往可以有補於 調
攝矣第伏聞酬酢之際多有未安之 教語言翻傳
聽聞易惑伏願永念付托之重深悔辭旨之輕遽伊
日 筵教語涉 春宮者并爲收還勿載錄於日記
則庶幾國家永賴羣情得安矣 肅廟許之陞應教
公求外爲楊州牧與都事有嫌而免差 端懿嬪魂

宮都廳進階通政直拜司諫院大司諫出爲慶尚觀
察使未赴而罷由成均館大司成入弘文館爲副提
學遷吏曹參議出爲伊川府使又未赴差承文院副
提調 景廟即位入承政院爲承旨有趙重遇者上
疏請加張氏位號公啓言 先朝處分不啻嚴截往
年御史書啓中有書張氏爵號者 特加譴罰且以
咸一海上書書其爵號有絶痛之教 聖旨所在昭
如日星今 仙寢未冷之日已有此陰邪之輩嘗試
之計矯誣 先旨無所忌憚若不痛懲則恐有違於
遵 先之孝也 景廟然之下重遇於刑曹竟杖死

薦拜江華府留守兼鎭撫使明年召入司憲府爲大司憲備邊司提調與修　肅廟實錄方是時　景廟有疾無繼嗣宦官用事公謂其弟曰　主上無嗣而羣臣各自爲心恐他日有國家者非吾　先王之子孫也余無似忝在宰列　恩榮已極與其生而無補於時曷若爲國而效死乎欲上疏請建　儲嗣會正言李廷熽封章入啓公喜曰此吾之心也　宗靈默佑而人心自有所同歟於是乃與領議政金昌集左議政李健命判中樞府事趙泰采詣　闕請對　景廟引見于便殿金公啓曰諫臣請建　東宮此社稷

之大策也乞 賜兪音 景廟曰予將入告於 大
妃殿卿等俟之遂起入夜已過半東西廂燈燭皆滅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公正色顧謂大臣曰不得請義
不可退大臣遂召中貴人微禀求對居久之 景廟
乃復出殿門手奉 徽旨示諸大臣曰 大妃殿册
延礽君爲東宮矣諸大臣皆爲 上賀卽夜册立
王世弟於是賊臣柳鳳輝不悅上疏劾昌集等無人
臣禮 景廟乃下鳳輝獄趙泰耈上劄論救事遂已
公以前在江華時改建 眞殿陞嘉義拜承政院都
承旨十月執義趙聖復上疏請使 王世弟參決庶

務 景廟下教命 世弟代理國政會夜深副摠管
李森方直都摠府從門隙報崔錫恒錫恒疾驅入
禁中獨先入對而 世弟聽政之 命已收還矣未
幾 景廟復下教令 王世弟代理國政趙泰耉詣
闕求對是時臺諫請罪泰耉公正色曰大臣方被臺
論何敢求對也立却之終不以自方是時公在政院
凝然有山嶽之重臨機應變咸得其宜 朝廷恃公
以爲安而泰耉錫恒之黨必欲甘心於公者日益甚
矣十一月遷弘文館副提學上疏曰錫恒之請對也
門鑰並下則人輒以爲 聖意有在泰耉之赴 闕

也引見徑下則人輒以爲　上心有待及賔廳請對
啓辭有後日來待之　敎君臣之間日以否隔臣竊
爲之慨然也初　景廟別諭趙泰耉勉出之公以爲
大臣被論不可別諭乃寢之泰耉之黨以是持公甚
急公上疏曰合辭方張之時別諭勉出若可奉行則
是以臺閣爲不足有無而　聖德之爲累不細則居
出納之地者其將爲　朝家乎爲大臣乎夫大臣之
徑入是不以禮進身也　殿下之直令入對是不以
禮引接也天若有私覆日月若有私照上下交失亦
足以知國家安危之判也十二月一鏡等上疏論大

臣定策之罪公坐安置黑山島明年虎龍上飛變大
起誣獄公坐被逮以沮遏 聖旨阻搪大臣考問之
以十月二十日卒於獄中時年四十三初葬積城湘
水原後四十年辛巳某月某日改葬于湘水左麓公
初娶青松沈氏監役壽堅之女無子繼娶星州李氏
縣監世玉之女生子一人曰疇泳前主簿女皆適人
公立朝力持風裁遇事當論無所迴避亦不以刻核
爲能黨伐爲事也廟堂欲薦大司寇公驚曰陞遷無
漸不祥也力言以止之居處服用蕭然若寒士在江
都家人造小轎略加華采公命撞碎之尤謹於辭受

之節其遭喪於嶺邑也邑有尸賻之規公皆却而不受 英廟教曰寃死人中某尤慘酷 命給其母月廩錄用子孫今 上三年 命賜謚臣因行狀而爲謚議上于太常

皇朝御祭朝鮮國進賀陪臣嘉善大夫兵曹分司參判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李公謚狀

公諱忔字尚中初祖諤平事新羅爲佐命功臣高麗時有諱世基太學士入 國朝至 惠莊王有諱堪

大司諫公曾祖曰殷臣司饔院奉事祖曰典桃源察
訪 贈戶曹參議父曰天一禁火司別提 贈兵曹
判書公幼能自知書十五六歲博觀諸書文辭蔚然
二十二舉生員試後二年明經及第隷成均館爲學
諭改承文院副正字 神宗皇帝二十年平秀吉兵
入釜山公承 命禱紺岳山其明年攝起居注從
王妃入海州城又明年金文正公尚憲薦公之才遂
拜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被人之劾以正字
入成均館爲典籍遂舉重試入工曹爲正郎授問禮
官見經理萬公世德於義州未復 命入司憲府爲

持平已而出守龍川郡　天朝將士東援者日夕旁午公應之俱得其宜會　中國商賈之船抵郡境爲寇所掠公以是坐罷而歸後三年選入　世子侍講院爲文學久之出守白川郡未幾入爲僉正繕工監光海卽位斥爲經歷開城府坐事罷去又三年以宗簿寺正拜長湍都護府使先是　國舅金懿愍公悌男被人誣告逮下獄賢士大夫爲賊臣李爾瞻等所切齒以逆惡論戮死者不可勝數公亦坐懿愍公黨遂罷去自是公杜門屛跡絶意仕宦天啓三年　仁廟靖社公被選兼知製　教朝廷命公正貢賦公上

疏言自古紀綱不在於刑罰之嚴號令之肅而在於人主一心盖朝廷者四方之本人主者朝廷之本也令 殿下誠能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無法不行無令不信則何患紀綱之不得立而萬事之不得理乎臣竊聞貢賦之法昭載於經濟六典而燕山加定其數 中廟靖國仍燕山加定之制存而不革及 宣廟中興以後如節財用則經費必有餘裕矣然上下征利如故正供之外私獻甚多而國用年年增加幾復燕山之舊臣以爲有司之臣量出爲入則公私可得兩便而丘民無不樂從矣古人有言曰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今 殿下誠能恭
儉如未嘗有位之時終始一心毋或怠忽則 國家
豈不幸歟疏出公卿皆稱善遂以貢賦委於公而損
益焉李适叛公上方略與古兵法無以異也 上如
公州公從行出牧驪州陞通政捕得适黨擢嘉善後
三年阿彌他水入安州 上如江華與奴兒貽書講
和公上疏曰自古禦戎之道有三焉曰戰曰守曰和
而已矣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和則和惟度其勢而
應之爾所謂和者有二焉勝之之勢在於我而敵人
來乞講和則我家休兵息民許之可也勝之之勢在

於敵而敵人無故請和則我家寧以國斃不可許也
公卿大臣陷於敵人之譎惑於降將之詐至以謂和
議可斥使者可斬而終使引接使者乃又饗之以鐘
鼓遣　王弟以示其信輸厚幣以結其好　國家之
辱可勝言哉斬使焚書雖不敢望而至於據義斥絕
烏可已也一邊督諸路之兵或斷其前或遏其後夜
斫營壘而掠其游騎使奴兒狼顧失措則孤軍深入
之際安得百全而返其巢乎諸路兵不爲不多而望
風遠避山藪無一人進逼敵壘爲聲援自都元帥金
自點以下諸將皆當伏逗遛之罪今則曰恐妨和好

尤可痛也今　殿下如降嚴旨苟不及期則一以軍
法從事焉事定　仁廟還京師公承　命衛　王大
妃充兵曹分司參判其後出爲淮陽都護府使崇禎
二年皇孫生授進賀使秋八月自大同江出海門夜
半大風起波中帆檣盡折船上人相顧失色公整冠
焚香躬禱箕畢二星下已而風定人以爲太微星辰
感公之忠也初兵部尚書袁公崇煥奏　皇朝言朝
鮮國媾於倭奴欵於建州　仁廟命公進賀兼辨誣
而辨咨文字悉委於公公將啓塗寢疾病家人皆泣
曰　王事日漸急矣公何不據實乞免乎公怒罵曰

吾立朝四十年受　王恩澤惟日夜圖報萬一雖抱
玉帛而死於萬頃滄波心忻忻如赴樂地苟欲酬
聖上鴻私此其時也豈敢擇風濤之嶮而海岸之遠
乎聞者媿服公既行付同知中樞府事先是國使朝
天子自東江鎭改貢路三千餘里抵覺華孤舟寺下
是時公以進賀兼辨誣使張帆而行尹公安國以冬
至使聯檣而去既中流大風暴發尹公舶爲水所渰
立破碎不見蹤跡公獨坐柁樓之上終不動顏色夷
然不少懼爲之文辭而自責之浪遂平人皆異之至
寧遠袁公崇煥遺公帖曰遼陽被兵已久矣屬國使

者不得而至焉今足下奉命重至庶可覩漢官威儀
也公謝曰小邦曲荷 聖天子赫赫之靈朝請不絶
而四境至今無事矣會袁公出巡錦州公遣同行書
狀官鄭公之羽先詣 京師謁袁公辨明 國誣袁
公曰毛文龍在東江鎭謀潛師夜襲屬國故崇煥欲
圖文龍而發也非有它意因以手指其中心曰崇煥
當具奏本畢陳之公謝曰今聞大人之言中心釋然
矣及至關門閽奴兒已陷薊州遂留行不得前進太
學士孫公承宗鎭關上待公甚厚値歲除爲致羊酒
以資之其明年春公升船由望洋亭泊天津陸行二

日入 京師 毅宗皇帝感其誠 賜白玉笏以奬
之中原人士皆相賀公進奏本 毅宗諭曰朝鮮國
素嫺禮義世効忠勤所奏事朕自覺悉不必陳辨公
呈文禮部請 賜勑諭意益懇至竟得準許公少時
精通音律尤知笛二十六孔之妙與五聲還相爲宫
之法 毅宗奇之賜青玉笛俾傳古樂之遺音盖異
恩也公寢疾以其年夏六月丁巳卒于舘享年六十
有三訃聞 毅宗傷憐之 詔順天府賜柩材 令
六部賻恤有加遣禮部清吏主事莊應會 諭祭曰
維崇禎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丙子 皇帝遣禮部主

客清吏主事莊應會諭祭于朝鮮國進賀陪臣李忔
日維爾海國波臣貢誠遠至勤勞可念溘露增傷遣
祭示恩祗承渥典人皆言文武大臣亦未嘗得此賜
祭也方 毅宗特命諭祭光祿寺具牲與酒陳樂器
設蛟龍亭張黃傘與 皇帝親臨之儀無以異也鴻
臚寺六員贊禮將事以大牢饗于柩前旣三獻玄冠
肅肅如也其明日莊公操文以祭之安南國使郎送
人慰問如禮稱公精忠終不已七月癸未公族弟習
讀官愫奉公喪歸自 京師兵部給夫四十人授金
字牌書 御祭揭于轝旁日所經通州之路若示此

牌則太學士貴游家皆不敢阻也十一月柩還 仁
廟教曰李忔從東江鎭汎大海萬里風濤執玉帛朝
宗 上國效死於玉河關館中予甚矜惻 命吏曹
初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遣禮官特賜弔祭後
譯官奉勑追到加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其
後又以第五子庚尹商翼原從功 贈議政府領議
政十二月十六日禮葬于通津高陽之原後辛未十
月改葬于交河汚浦之原李氏世爲慶州人有諱金
書事高麗尚公主亦爲功臣公嗜學自號雪汀名聞
一世爲文章峻潔明純非世人所能及也當光海昏

狂之時與文忠李公廷龜被文衡薦由爾瞻浮慕其
名而舉之此當世學士大夫之所訾議也然公豈黨
爾瞻者哉文忠公亦豈爾瞻之黨也哉至　肅廟時
洪宇遠請賜公諡然宇遠譏文正公宋先生時烈于
上故公孫曰宏曰弦不肯以宇遠之言爲輕重而乞
賜公諡也公元配長水黃氏判尹孟獻之曾孫也事
舅姑能致其孝以公貴　贈貞敬夫人生子一人明
翼通政郡守繼配全州崔氏　贈參議漢宗之曾孫
也後公三十年而卒　贈貞敬夫人生子四人長昌
翼賢而早歿次壽翼官至郡守次光翼亦爲郡守次

商翼官至庶尹 贈吏曹參判公諸子多材賢者而
商翼最有名當 孝廟時孔子廟春秋釋奠祝辭用
奴兒年號商翼上書請改之至 顯廟時明遺民匿
于濟州爲所執將歸彼中商翼慨然又上書論救甚
力盖商翼師事兩宋先生喜扶名義故 英廟請成
均館以兩宋先生配食太學其倡議自李熙發熙弦
之孫商翼之曾孫也然則兩宋從祀之請權輿於商
翼祖孫也明矣初太學士孫公承宗謂人曰屬國使
者李忔有文辭可傳於世乃以帖遺公索之公辭曰
不腆之詩類誹諧不足以累閤下之目卒不許始公

朝天其夫人建旗屋上以覘風夜輒沐浴禱于天祈公之還及訃至廬墓三年朝夕臨哀動隣里號爲烈婦曾孫男女若干人嗚呼公生於海外未嘗覲　天子之庭而　帝室將亡之際人皆憚朝請之行獨公懷死事之志必欲超於大海之中躋平臺而泣訴毅宗皇帝快雪　國誣死於　王事奉　勑舉前金牌煌煌則其精忠可與日月爭光也雖目覩尹公覆舟楫而未嘗有改悔之色故魚龍擁佑於前鯨鯢避匿於後陽侯不敢肆其暴海若不能逞其虐是上帝知公之忠使百神衛公之舟也豈不偉哉公既卒五

世孫春老爲公上言乞賜公易名之典 教曰可於是後孫有默者與其族姪永老請爲公易名之狀於景源上于太常謹狀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 贈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貳師密

川君朴公諡狀

公諱崇元字尚初朴氏世爲密陽人新羅國王赫居世之後也高祖諱仲孫吏曹判書靖難功臣密山君諡恭孝曾祖諱楣禮曹參議 贈吏曹參判祖諱光

榮禮曹參判考諱蘭郡守 贈議政府領議政妣全州李氏羅城令清之女也公幼性純美及旣長折節好讀書嘉靖甲子擧文科補權知承文院副正字無何由兵曹佐郎遷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務持風裁已而選入弘文館爲修撰校理陞承政院同副承旨其後出爲江原道觀察使入爲承政院右承旨或以拙言於 上 宣廟下教曰世人皆巧崇元獨拙予庸取焉未幾由掌隷院判決事又出爲平安道觀察使召入爲司憲府大司憲明年又出爲忠清道觀察使 宣廟教曰崇元不宜居於外遂留不遣入承

政院爲都承旨萬曆壬辰倭奴入寇不旬日犯　京
師　上西狩宿衛單弱公直　禁中誓以殉國涕泣
從　上嘉其忠解寶劒以賜之未及半道諸臣多亡
走　上顧謂公曰卿何獨間關從予乎公泣曰臣世
臣也當　國家艱危之時有死而已　上爲之改容
六月復拜都承旨尋擢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會天
寒遂患泄痢　上憂之爲解御衣以賜之　命醫調
治竟不起卽八月四日也享年六十一　上震悼賻
襚有加後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清州之靑龍原　上
遣官賜祭甲辰追策公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

功臣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知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貳師密川君 賜田民
俾子孫不失其祿元配曰 贈貞敬夫人某郡李氏
某官某之女無嗣繼配曰貞敬夫人某郡趙氏縣監
彥國之女也祔于公墓有一男五女男卽耆賢郡守
密溪君女長適張雲翼判書次適黃有慶生員次適
閔大仁次適趙英俊翊贊次適愼詠密溪有一男安
吉密興君曾孫男女若干人崇禎之世公庶孫節制
使安義嘗從 孝廟入瀋陽負 顯廟備經艱險卒
能侍御而歸於虛 國家有難公祖孫先後赴難知

有國而不知有身何其忠也公後孫尚曾以礪山宋
君明輝所爲狀造余門請爲之諡狀上于太常謹按
國典親功臣雖從二品亦　賜諡况判書雲翼之子
爲右議政新豐府院君維而我　仁宣王大妃於公
爲外曾孫也若公者古所謂肺腑之親安可無易名
之典耶景源於新豐爲彌甥於公亦爲外雲孫然歲
月寖遠文獻無徵公立　朝行治有不可孜也謹因
行狀論次世出歷官爲諡議以請節惠焉謹狀

江漢集卷之二十一

江漢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祭文

哀辭

碑

江漢集卷之二十二

祭文

諭祭忠烈公洪命耉祠文

於皇 有明實維父母復我土宇卹我其厚厥彼洲人卑我以誅東海湯湯誰濯我垢顯允我卿 天子是右匡我 先王靡違不糾諭之東江都督斂手屏之南土倭奴稽首彤弓盧矢箕邦于守慈城額額保我襁負壯而樓櫓積而糧糗輯而師旅以整其部穆穆 毅宗萬邦爲后孰僭帝制玉璽虎鈕卿執天經以折其誘譬彼雲漢梁于箕斗惟十二月介馬來蹂

瞻彼南城泣涕其瀏　帝命六師出海之口雖則出師我莫持久念茲　王室在彼草莽日寇深入是臣之咎爰將精卒以躡厥後如風之發如雷之吼陳于柏田戎士赳赳鉦鼓有淵其馘既取彼奔者師胡匿于藪卿釋金甲立彼中阜據床仡仡白刃是受不懾不疑而解其綬七尺之軀如棄敝帚烈烈其光永世不朽有奕　皇壇牽薦騂牲下逮歿事咸奠菹韭愍卿忠節享以牲酒昭明者存尚其歆否

諭祭文忠公金尚容祠文忠肅公李尚吉忠烈公沈誢忠憲公尹烇忠穆公李時稷忠顯公宋時榮別坐權順長生員金益兼中軍黃善身千摠具元一千摠

姜典
業配

沁都之覆社稷以淪有殺其躬君子之仁烈烈文忠爲國元臣儀彼儒宗質行孔嗣室家雝雝歌以五倫樂茲天常懿德是遵左右 皇祖殫厥忠純 毅皇九載兵自北隣孑孑南城其圍四旬孰從元孫老成之人保于海中偕此萬民念我行宮忠志莫伸慷慨罵帥有血霑巾一府晏眠反怒而瞋赫赫 清廟委之荊榛有突介騎朝濟于津陟彼譙樓硝黃是陳從容自燒有儼其紳霹靂中起聲震雲旻飛棟萬里飄瓦無垠肅肅劒履上躋星辰精忠之氣感動百神二

士偕焚大義克循翼翼明宮其額孔新諸賢于配報祀惟均司空正直太僕肫肫忠穆之介忠憲之醇爰及忠烈咸殪厥身三校全節具饗精禋寺祀　皇壇感茲季春嘉爾忠貞懋章是申遣官馳酹牲醴藻蘋靈如不昧庶幾其臻

諭祭故弘文館副提學李德重文

名義旣隤淸躬者寡初不濡趾其終也祼維淖維濁孰爲時灑吏部有孫風議不墮䂓行淑文經佩瑳瑳旣廉旣簡率身不頗皦若玉雪其志則果介如金石其容則雅殢不營奏觸不顧禍獨立自守無如卿者

卿初珥筆于右于左譴中昌言史不可火廼試繡衣
察民之瘕于以進之石渠金馬卿猶逡巡惟義之妥
啓之沃之古訓爲寫激之揚之銓筆是假使于燕山
槖無遺褁卿訟爭臣匪名之賈斥不終朝覆侍青瑣
有翕其辭震霆之下雖薄寵之于豈卿捨擢畀龍官
夙夜不惰命尹貊國絃歌盈野迺授湖節咸曰材可
迺長經帷其望磊砢詞抗巖廊用扶　祖社卿尸國
論言無苟且捍彼頹流爲楫爲柁佐我天官銓衡與
把門巷蕭然惟士在座用卿未卒胡不淑也臨筵噓
唏曰誰匡我朝無拂士俾于叢脞遺官往侑于淚如

瀉靈其不遠歆此奠斝

諭祭故掌隷院判決事南漢紀文

翼翼文憲凉我　先王如球如琳有赫其章長子清修襲文之祥世掌策命令聞洋洋我卿承之不隕厥光志高而介又潔以剛九年憂服其孝孔彰三世書詩何學之疆敝衣蕭然不禦風霜得喪榮辱脫焉相忘才不人知晩而潛郎屈于百里氣益揚揚位雖居卑其行則方外典四州不私毫芒羸馬歸來室無豆糠幽草盈庭有隤其墻白首怡怡圖書在堂淸苦自守世德彌昌有子能養而又顯揚孰謂廉吏流澤不

長緋衣有煒榮動周行摠府是陟隷院于翔秩視亞卿金帶煌煌東阡南陌耆德相望曳杖賦詩與俱徜徉奄忽乘化俾予永傷爰遣祀官往薦芬香靈其不昧歆此奠觴

社稷祈雨祭文

肅肅太社尸茲土壤與彼媼神居陰宣養自昔 烈考克恭精饗誠之所格如影如響比于否德遭天降罔有魃蹻蹻其虐四放鬱焞千里上熏辰象百川熯竭四郊耗蕩驛驛嘉苗不霑沉瀁昫昫甫田反滋塵坱雲則繁矣水氣不上雨則乾矣禾役不長苟遲三

日荼蓼盈丈艮將大饑矧求豐穰嗟哉農夫匪力不
彊維是眇躬德施未廣謂俗旣成里有抵網謂垠旣
安道有負禨政不振枯刑不繩枉天用是旱俾懲旣
徃將幣慄慄以逆肹蠁神其下雨潤及埜莽

右國社

有嚴神后克弼上帝百靈受職罔敢違戾風雷出之
莫知其澨雲雨行之不見其際機藏於靜萬族承惠
振古有土禱祀不替自顧德薄　祖烈靡繼矜寡罹
殃景星則翳天地告戒暘氣爲沴火之赫赫維以揚
厲靁之虩虩亦云鬱滯有稱其秬則不成秠有茁其

秖曾不去蔕蛸蛸螟螣施于湖汭田神不恵畆無遺
穧徧祈山川維斗之疇昭假　祖考而雲作曀神始
平水功加于世云何竭雨俾穀不藝質之元龜其兆
曰霽禳于冡土用奠斯幣神庶沛而沃茲四裔

右后土氏

氏自烈山鳌此黃茂世爲田祖穡事是祐承我昊天
敷廣德囿食于泰折與昭神佑胡爲墳旱雨不下湊
雖播嘉苗燎方上覆霝無殷夜陰無曀晝霡之霂之
不盈缺甃稌田不秄萊田不耨千耦輟耜靡不心疚
維天降災寔警元后不穀踐位而政多謬眚之積矣

曷敢自宥哀彼赤子胥告絶餾達宵皇皇惟水是候天漢之光猶懸西霤雲霧之氣未開陰霣鄰合曰槁云不可秀嘉蔬曰朽伊誰能救希冕涖事奠茲清酎皐舞旣旅靈鼓旣奏尚亦典甘俾禾實褎

右國稷

明昭后稷率育下民有播有穫有積有囷庶垠旣粒施及鬼神今夏之旱胡踰月辰溝洫無水反使揚塵畦塍無禾惟見生榛濛濛不下奄彌三旬炎炎不止燔此八垠神初執之維德之純如何槁之不終厥仁有頎來牟嘉種孔莘上帝所貽宜不堙湮神有蜚雲

可以亘旻神有零雨莫肯沃畛稙穉之始將以養人糜芑之遺恐使爲薪維昔民饑舜命用申神豈敢墜九疑其賓取蕭來焫而鬯既醇維香與臭若神肇禋無秬無秠天常曷陳請赫餘靈雷雷是句

右后稷氏

雩宗祈雨祭文

暘神昊奕又此倉龍介我春祺以啓豐融不雲不霓胡墜厥職侯熇侯爚亦孔之棘嘒嘒天畢云月斯離若將雨之而又晛之嗟茲荏菽自何能秀毋涸畎澮俾民卒耨

右句芒氏

維火有正曰養壯佼辰物潰茂靡不堅好噫嘻南訛
維烜蟲蟲瞻彼大田其莠芃芃水潦之澤不液溝洫
熛怒之威下惔杻檍夏令旣衍愆厥責安歸冀歆椒馨
敷此祈祈

右祝融氏

薄薄富媼其德溥將靖協太一嘉盛是昌吁嗟仲夏
何旱之虐維此大邦曰施不博彼河與嶽神具載之
胡不上雲滂沱四垂無黍無稷則非康年宜下時雨
膴我甫田

右后土氏

有肅白精夷則是殷百穎厭厭靡實不蕡哀此稻田有暘無雨譬彼孩提日遲其乳土脉未潤受旱旣多金氣雖至安有遺禾炎炎之氣誕漫無垠神苟不惠八極其焚

右蓐收氏

翕赫玄靈居彼幽都函養之澤與天偕敷雖主盖藏實資生成云胡國旱瘨我稻秔冬旣無氷不成凌陰夏又不雨靡有茂林降是大灾匪直祝融神其悔之以雷以風

右玄冥氏

重穋翼翼自部家室至今餘苞有褎有栗今者爲旱咎本於人惟其不相責在于神雖有嘉苗則不可耔雖有豐草則不可薙靡西靡東靡不熇熇庶與靈雨茂是百穀

右后稷氏

南壇祈雨祭文

穆清有神神各有司動之蒸之發之潤之蕃此萬物仁及無窮致用雖殊釀功則同如何太陽杲杲其光於乎百穀不苞不方其鼓其敲其震其濡胥釐厥官

用答大雩

右風雲雷雨

藹藹山川可以出雲肇于膚寸布以蚡蘊瀼瀼者露祈祈者雨胡斂厥施燎我土宇卉木既槁烏無所依淵泉既渴魚無所歸哀彼農夫抱耒以泣神如降鑑庶救斯急

右國內山川

城隍永靜與社俱寧天旱有禱其應則靈閔茲田野不被水澤草則靡芟木則靡柞夭夭百禾胥月長畝睆睆三星終夜在霤民命將盡匪神孰恤尚速甘雨

以垂陰隲

右城隍

北郊祈雨祭文

濬彼泰溟日月所出江河歸之無竭無溢噴則雲升呵則雷疾泄其觚勺山冢爲汨夏不施雨是神之尤維秋不昌維穗不酋維𩟄不芬龜龍亦羞尚假明禋以吐油油

右東方海

南有賁海日駿其靈何陽之極而不雨零律律者巚邑國維寧孰宣以燀不震以霆有浚其淵維霧冉冉

胡敦以惔不廣而洊雖曰居幽其臨孔儼饗我豆籩
惠無終歆

右南方海嶽瀆

漢之滌滌有棲其苴嶽之烈烈有韡其樗王畿孔阜
而無新畬疆場卒荒莫不空盧自古山澤能潤百里
今則炘之不沃一秠圭璧旣奠朝隮甚邇雱彼原濕
俾足澮水

右中央嶽瀆

靈渤在西百源朝之其鎭斯何維嶽孔巇承金之德
雲雷不遲膏沐箕國躋此純熈天警不辟驕魃夔夔

歲又戎旱阪田不耰役車旁旁旣濬其溝請注陰雨
阡陌是周

右中央山川

蜃尊維酉嘉玉維琥白茅旁招曰誠斯溥彼箕之望
有雲有雨曷不布之水玆焦土視之不明其燠則烈
言之不乂其暘則桀引災自謫神聽不窒之泓之崢
勿慳閟泄

右西方山川

下沉上霾辰牡黝黝大荒何有明神于守浼浼其源
犇犇其阜釀彼甘雨不釃菑畒矧此北土 烈祖龍

典雷有餘震雲有餘蒸望衍河山百靈昭升潤澤千
里毋爍田塍

右北方山川

承禧殿 親祭文 戊戌

皇矣 藝祖肇開我東功被厚載德配高穹于何瞻
仰 八彩重瞳尚有丹青髣髴瞳矓深深簾閣肅肅
祠宮 三后侍傍神理相通昔我 寧考式禮罙隆
又奉 晬容五室之中庶幾悅豫鬱葚蔥籠黃流玉
瓚載陳菲衷

右第一室

皇矣 光廟克配 三宗文謨武烈赤刀黃琮有侐
南殿有儼 眞容長侍 藝祖卬卬顒顒歲時芬苾
同此肅雝於昭 陟降保佑嗣封 寧考夙事譽佩
瑽瑽日月幾何 寶軸言從瞻仰 神龕瑞色添濃
挹彼洞酌將以敬恭

右第二室

皇矣 章廟蘊德淳厖天錫茀祿如海如江篤降
聖哲顚扶危扛綏我 宗社靖我家邦絡焉饗之柷
敔楬椌穆穆 眞容迺簾迺窻 聖祖神孫後先盖
幢又奉 寶幀維錦及玒於赫 眞殿前代尠雙虔

告厥由盎齊在缸

右第三室

皇矣　肅廟四紀至治貽我　燕謨恢我丕基有殿

嶃峙　瑲容儼垂　皇祖繼述玉軸三之小子敉承

先志恐隳曰　寧曰　璿以妥以移嗚呼未遑惟是

永禧乃蠲吉日　寶幀絳帷永言侍傍於千萬斯䞚

喤磬笙從以大糦

右第四室

嗚呼小子曷其有依載離　耿光載撤　遊衣唯餘

志事式是無違嗟玆　五室戊辰暈飛星霜屢更

日表齊暉 祖功 宗德爛其映輝 璿源在宮
長寧在畿三配 先后在古亦稀縟禮載備酬報庶
幾願賜 降監天命永祈

右第五室

明陵 親祭文

於赫 肅廟峻德配天剛毅有斷睿智有淵 揄翟
旣復風雷其遏 皇壇旣建日月其燁華陽賜額肇
祀仁賢詒于子孫 聖謨炳然至化昭清四十六年
民庶不忘有涕漣漣曾孫嗣位夙夜憂悄永懷 明
訓曷敢改遷鬱彼 喬山松栢有梃 二妃從之石

欄相連徛嗟　仁顯徽音罔愆思齊　仁元休烈不
騫粤在諒闇哀疚方纏西望　象設莫薦犧牷迨茲
訪落益懼仔肩載省　園陵孝思綿綿遭家多難拚
飛有翩尚賴　陟降宗國不顛酒醴惟醹粢盛惟蠲
庶鑑菲誠歆茲豆籩

永陵　親祭文庚子

佩彼靈園　昭考攸寧粤自冲年　聖謨是型瑜珮
溫恭庚幾紹庭如何懿德未享萬齡上帝陰隲有篤
其慶　皇祖代天大倫斯正眇眇小子欽承　休命
居然受瑁惟自祗驚乃遵　遺訓顯號始揚　文母

並祔　宗統無疆祥制既終孝思則長白露初零罙增感傷肅肅其寢松栢森森　耿光雖閟　仙駕如臨僾然　陟降若聞　德音薦此泂酌用伸菲忱

景慕宮　親祭文 癸卯

於赫路寢　明靈攸臨鐘鼓喤喤亦有和琴自予銜恤越至于今永言孝思怛焉疚心翼翼旅楹民莫不欽玄冕月覲有淚其涔瞻彼　永園松栢森森天監有仁格佑則深乃降神孫以報　德音爰揚　大號用展菲忱廣牲既陳疏勺斯斟薦此　顯冊庶幾顧歆

祭尤菴宋先生文

小子嘗過華陽洞因從諸生入　皇廟陪祀　二帝竊疑於心曰　神宗皇帝之德雖百世宜得廟食而並祀　毅宗皇帝何哉盖恩莫盛於　神宗義莫高於　毅宗故先生遺命門人立廟宮並祀　二帝所以明大義於天下也小子淺陋不足以知先生之禮然　皇廟旣得並祀則　皇壇亦可並祀也於是追先生之意建議於朝請祀　毅宗者將以明天下之義也今之議者或以爲　毅宗皇帝不當並祀於皇壇嗚呼先生雖不得久處　王朝廣聘賢士以信

大義然 毅宗從食 皇廟至今不絶先生之功也
今 皇壇並祀 毅宗而議者曰 皇廟雖可並祀
而 皇壇不可並祀豈不謬哉自先生旣沒以後學
者背 中國而趨於虜至上書請毁 皇廟則士大
夫不講於大義久矣今之議者謂 毅宗不當並祀
者不足責也夫 皇廟並祀 毅宗此先生闡大義
也 皇壇並祀 毅宗此小子繼大義也故大義自
皇廟達于 皇壇小子之心自以爲上紹先生也使
先生如在今世則小子之所以建議者庶不以爲不
可也孟子曰予未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夫所

謂私淑諸人固不若親弟子也然孟子之尊信仲尼非七十子之所能及也小子之於先生未甞受達財之教答問之言亦不過私淑諸人也而尊信先生之道無以異於親弟子昨承　命賜祭墓次因又爲文而告之嗚呼先生如有靈則可以諒小子之心也歟尚饗

祭權仲輝煒文

余少獨學而無朋友伯父知人爲余教誘曰今之士惟其謹厚爾莫亟見朝夕徃叩余遂受命與子爲耦士之始見有雉左首加布以飾連索以紐余初請交

志義不苟豈無其贄耿介于守豈無其因伯父所牖
雖不踐禮忠信則有庶其責善俯仰毋負癯豁之上
翰墨爲藪余來信宿醴醆在卣賢俊之士十會八九
拾級登降與相先後抽書諷誦胥仆左右或枕之股
或引之手孰弓佩刀孰投瓊玖子於羣材逆知成否
謂余精神最爲遲久生宜致遠歿宜不朽余豈敢當
實無可取子猶稱揚以刮其垢國之有難伯父先受
民老無祿子不克壽苔瀨之陰有崧其阜墓門深深
虎豹晝吼余心惻愴酹子以酒宿草猶哭其不余咎
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太學士瑗文

嗚呼吳公惟古君子進易退易時苟合矣可以行義如其不合亦能去位凡今之仕進退俱難默默仰祿非義所安鈎之縛之去又不得矧公之家 王國之戚欲將盡言辨別枉直徒陷罪戾無所補益欲將潔已歸老田廬 王室孤危不忍自疎十三年間彷徨鬱悒楓嶽之匡清平之峽悄然獨往經月不歸孰哀公志一二布衣諧謔文章左右援挐縱酒淋漓與俱放達當白露之爲霜登挹清之高樓公乃徘徊周覽中洲酌酒大醉泣下數行曰余心之耿耿尚不能一

言感王而國勢之寖微又不可以遠逝一坐悽愴靡不流涕今年之夏公執文柄位高責大而寖疾病傷時忽忽滋不欲生遂一夕而不起又孰憐公之忠貞嗚呼吳公溫溫其氣耿耿其守今其遠矣世不復有公愛余作譽不虛口侑以玆文公其知否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吳太學士文

天降吳公爲王國祥奕奕珩璜其德甚良維李及南與相頡頏風流跌宕名聞四方余鈍且愚猥被稱揚磨之琢之偕治文章窈彼東亭其泉清泠嘉客來

止旨酒在巵鳥號春林花積于庭公喜賦詩吟哦不
停余從而和信宿巖扃池上風雨一飲昏𡨋漢水湯
湯四人同舟自彼鷗浦讌于龍洲公醉叩舷帽浮中
流零露瀼頂而不知秋或坐或卧終夜溯游公時痛
哭惟國是憂余歸青溪踰年索居公使燕山蜚雪盈
車携尊遠將遼路茫如狗盜擊劒金臺之墟公歌變
徵爲之踟躇中原遺士孰不悲歟公游丹陽余又並
轡驛亭對飲各道其志公據馬鞍劇讀史記響動原
野白鳥驚避錦屛巖巖石瀨淸駛南子先往迎我以
䑋寒碧東南有水之穴鍾乳所凝沆泉甘潔余以火

入其深如室中多香草流泉不絶公立穴旁爲余慄
慄及余旣出乃始愉悅公乘輕舟東上極浦余執詩
卷共吟江滸龜峰幽森削立若柱公不勝懽望之傴
僂三清之灘爲止其櫓煙波渺然余亦欲舞亭亭潭
島羽人攸蔡有石成門穽寮上通余宿南岸惟公與
同滄洲月出相挐船中三峰氾氾雲氣冥濛舟環方
壺如見赤松仙巖靚深龜屏維奇下臨澄淵白石被
之公躋精舍與余圍碁微雨灑林落子遲遲公心猶
鹿丘壑是宜古木寒泉偃仰忘歸公由義林至于月
岳水簾重重如虹垂壁余酬公詩解衣胥樂帆下驪

州又隨晨夕鬱鬱龍門臥見峰巒星月晃朗順流歸泊公以畱後進大學士余雖布衣追逐不止大去朋黨 建極之始公作 教書歔欷欲死余雖不才敢與公齒辱公引重愈自知耻曾未逾月聞公下世交游難得中夜霣涕公學詞章何志之銳惜未卒業遽已蟬蜕遺篇雖少足知其藝莫危一慟以告心肺

祭宋士行文欽文

景源少時爲文辭始得士行而與之游士行少景源一歲而文章高潔雅麗有法度景源每讀其所爲叙死諸篇未始不自顧而惡也後三四年士行南歸景

源屛居淸溪山下治孟子司馬遷書日夜潛心踰年
然後始爲文而猶不敢示諸人也及至京師士行亦
自湖西來求景源所爲文辭而讀之正其謬誤而納
於古之繩墨嗚呼景源微士行則文辭必無所就矣
士行端方與其兄晦可力學不干祿事太淑人以孝
謹聞廷中嘗爲　王世子選講官將舉士行及其兄
以充其選而士行寢疾不起故不果選人皆惜之然
士行學術文章與古之所謂賢人未嘗異也講官之
選烏足爲士行重哉士行嘗謂景源曰　毅宗皇帝
不血食天下悲之文正公並祀華陽所以慰天下之

心而惜乎　朝廷未之行也其後景源在　經筵具陳　毅宗皇帝事得祀　皇壇士行甚喜而世之議者或以爲　毅宗不當祀　皇壇嗚呼　皇壇不當祀則華陽何以並祀邪天下復有文正公則必知景源之心也士行嘗登天磨山景源與李獻輔獻可尹得敬聖直從焉三君子上下林壑筋力强健見景源流汗浹背莫不哀其羸弱也是年冬獻可先沒後十二年聖直又沒後十一年士行又沒向之偕登天磨者今已盡矣嗚呼强健如三子者相繼早世而羸弱如景源者能至於老此豈景源之所預度也哉然景

源自哭士行無樂於人世矣高山之上孰與躋攀深潭之中孰與沿洄德義孰勸而文章孰論之邪始士行隱於田里而景源列官于朝雖不得數數相見常著書以質士行戒家人曰吾死之後所著書託諸士行嗚呼士行先景源而死者何也景源雖有所著書今世旣無可質者而死後又無可託者矣景源嘗讀程克勤所著宋遺民錄謂士行曰遺民錄自謝皐羽以下凡十一人爲有宋能守大節此克勤之所以論次也然崇禎十七年間陪臣爲　明守大節者亦多矣不可泯滅而無傳宜爲之書以録之士行曰是吾

之志也乃著義例而勸其事凡十二年書未成而士
行已歿矣古之君子如司馬遷班固歐陽脩號爲良
史而事實往往訛誤不得其眞景源當　明亡之後
收集遺聞而九十年間　王朝之議論謀猷皆有所
不可考者非士行無以討論也嗚呼士行未歿時唯
質其十之二三而亦不能詳也今其歿矣又安得質
於地下耶四年前士行補官至京師齒隕而神索笑
謂景源曰吾衰如此子何如景源脫帽示士行曰吾
髮亦且禿矣士行相顧歎息久之其冬景源自慶州
召至京師聞士行喪其室人居未幾申君成甫告景

山之毁不能奪金石之貞今其歿矣余身孑孑如弟之喪兄雖有愆尤孰肯盡磨切之義與惻怛之誠尚饗

祭申成甫韶文

嗚呼成甫隱者避世必求潔己學者謀道如何不仕雖然顔淵不出陋巷顯晦度時惟中是用子有大猷可以有爲黯然獨善不願人知哀今之時仕則不可率此周行居正不頗松壇夜靜手自鼓琴朱絃所寄憂世之心彼接輿之狂歌見聖人而避之志不在於大道又何歎夫德衰沮溺耦耕而不輟與鳥獸以爲

羣棄仁義猶外物所不與於斯文是故高賢遁於山
澤履玆中正不失其則余宿白蓮而子亦至與論出
處孰如子志閔子不求乎爵祿曰必在於汶上摹宮
墻之數仞永終世以瞻仰休聲被於來世子與同歸
亦何愧身雖屛於草茅固後人之受賜嗚呼成甫其
學有守其廢有義視古儒者最爲淵粹獨不著書維
行之積菀菀千載莫知其德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申成甫文

嗚呼成甫豈不待天下之淸而歸邪始成甫與余相
見於北山之阿謂時當熈庶見天地之澄明而日月

之晶華孰知成甫未踰五十而終于家豈君子得氣之正而不得年數之多余雖不敏毛髮皤皤尚不見中國端冕粲然而交羅豈非以陰氣之盛莫之掃除而陽道之微不能萌芽方洚水之逆行濟漯未淪淮泗未排獸蹄鳥跡自朔南達于流沙然而與其居穹廬寧棲營窟左魚鼈而右龍蛇嗚呼成甫承光蕪穢上生菼葭方壺之墟金露之址惟見白塔之巖巖夫天道不可終否而成甫先歸地下惡覩他日中原子弟揖讓而絃歌尚饗

祭李士毅 思弘 文

始予從余而學文章者十年矣志氣果敢謂韓氏可以兄事而歐陽氏可以比肩未盡一歲聞子之訃不知泣涕之漣漣然余觀天地之數十過其半幾何其不閉物而變遷使日月晦冥於上而江海空洞於下奚論韓氏歐陽氏之傳與不傳故君子學爲文章能饗壽考而名譽垂于百世及運盡與夫短折無傳者同歸泯然是聲明不爲可遠而簡編不爲可久然則文章不足以行于後天雖夭閼未成其業子之靈庶不戚戚於九泉惟余索居無所懽曾巖之下激湍之上將與子而留連今子沒矣余豈忍獨登高山而臨

青淵

祭李元靈麟祥文

凡鄉黨無能之人猶得以饗其脩齡奈何使有志之士未老而凋零子平生旣多疾病又不得假以歲數雖志於久而逝者莫之少停當 王朝治平俊乂光顯之時飄然遠游入丹陽而愛其山水之淸泠於是買田築室逍遙偃息乃絶賓客超萬物而獨寧志意高潔特立無牽而澹泊蕭散可以忘形世之所嘗慕子者徒知繪畫之濃姸印刻之纖妙與聲詩之泓渟然不知其工於科斗精於玉筯勁直簡易純質平正

有古之典刑其飛舞則矯矯若螭龍之變化其點綴則絫絫若奎婁之晶熒其鐫於金石則煒煒若商鼎周鼓之勒銘余見篆書誠多矣惟子之畫庶有合於史籀之經悲夫如子之博學者淪落窮餓携妻子之伶丁將隱遁蒙翳優游逸豫而竟不干祿盖由於時俗之混冥韜光匿影以葆其眞狷介之性堙鬱之心欲醉而無醒子雖已沒孤標絶韻不可與靡草泯滅者蘊結於石中爲百年之空青余過丹陽不忍訪子之舊廬而叩其扃尚未能酹酒黿潭望江上二十四峰招子之明靈悲夫余老白首矣每中夜覽子所書

太古篆撫其墨澤昌足以襲其遺馨

祭李文簡公 天輔 文

自古人臣居公相之位隆盛也旣久則必傾且顛亦其理之所當然至於智者極天下之功名而不罹滿盈之災翩然下世顧何異於羽化之仙於戲公以獨見之明沈運之知長慮遠覽機變如神故能享聲名之美寵祿之尊而大節與身俱全始公少時坎坷蹭滯憔悴蹋跧其出也山蹐水洄尚羊而留連其入也左文右詩與友生而後先及登 王朝居百僚之上光寵翕赫祿位隆燀而往往震灼憂畏屛營徊邅不

踰數歲謗訕四起而固辭輔相之權雖窮矣不勝其
泰雖泰矣不勝其窮亦足以見公之賢余少修辭從
公而周旋討論文墨者三十有餘年盖今世交游之
情惟吾兩人不與世遷今公將葬豈恐使公之德義
泯没而無傳公嘗作亭屬余爲記記未作而先誌其
阡於戲相千乘之國俾終於平世爲公之謀則誠工
矣而不顧 社稷與生民烏得不疑於神天尚饗

又祭尤菴宋先生文

小子少讀先生疏至 先皇帝建號南方正統有歸
未嘗不歎息泣下也夫弘光隆武永曆 三監國皆

以藩輔履 帝位 王朝羣臣雖未有朝覲之禮而
屬國臣事之義顧安有海之內外哉往者請置子弟
衛盖將有以養民兵而伺虜釁酬先生復讐之志矣
議終不行故爲著陪臣列傳而附之以先生本末將
使天下知先生之章大義也昔孔子因魯史記作春
秋特書春王正月者大一統也 三監國承 毅宗
之烈踐 天子之位正朔未絶而 明史列之諸王
是春秋一統之義不明也小子愚蒙雖不敢竊擬春
秋作一經以尊 帝室然論次弘光以來金文正公
尚憲以下四十有五人之事爲陪臣列傳以彰正統

之在南方也夫弘光隆武永曆　三監國猶漢之昭
烈也先生之疏稱　先帝以尊正統故小子之爲此
書者實本於先生之疏傳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生之疏殆近
之小子庸魯豈敢以春秋褒貶之法爲之書哉直欲
遵先生之疏尊　帝室以抑建州其意曰推明大義
無得罪於天下萬世也先生遇讒而投巨濟者於今
八十有四年矣小子以罪斥於此過先生舊館之墟
脩竹淸泉如先生謫居之時歔欷流涕而不能已童
子傳言先生遺像在府東盤谷書院而罪人不敢祗

見今年蒙 恩輟叢棘乃始爲文而來奠之十年中再祭先生眷眷不止若弟子之思先師者由中心之有所感焉故耳嗚呼先生不復作孰爲天下明大義邪尚饗

祭李大學士 鼎輔 文

維歲次丙戌八月初七日甲辰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黃景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輔國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禮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

子左賓客　世孫師延安李公之靈景源始仕無親
戚攀援之勢而同朝惟公相憐與從父弟文簡公交
口稱揚使景源躋於隆顯而免於憂危升沉榮辱不
忍期月輒舍也景源多仇自立　朝光寵以來貴游
家忌者甚衆朝造一謗暮宣一讒左傾右擠以陷之
公嘗太息語景源曰吾若聞毀子之言則心痛如受
鋒刃賓客聞之亦感動景源何以答公之知邪文簡
公嘗爲景源謂大學士某曰黃某文章名世而不舉
爲大學士是逆天理也於是某薦景源而文簡公已
卒矣其九月景源得罪投海外明年公爲大學士而

景源釋還田里以前罪坐錮久之公歎曰吾老將死不能復黃某之薦有遺恨矣大臣以聞乃　下教復景源薦嗚呼二公心愛景源至死不已亦見其知之深也當景源之投海外也叢棘蔽天而蚤夜纍然待逮見人影則魂輒悸聞犬吠則心先驚不食者且十二日神氣將絕自古君子罹患難而不死者誠寡矣叢棘之下蠻海之上安置九月又焉得重厠於薦紳乎今景源復還故居然人影尚有餘悸而犬吠尚有餘驚氣貌不病而憔悴聰明未老而消鑠雖不絕粒而飲食十減七八必不能久矣公作亭于鶴灘之陽

以圖歸休而景源亦卜莆江爲之亭今公卒矣雖欲
從公挐輕舟順流而下不可得也公嘗出硯謂景源
曰吾將以硯傳于子及公旣卒之十四日景源果爲
大學士而此硯傳自公殯士大夫聞公之言莫不悲
傷至今稱公爲知人始文簡公葬于富平孤文源旣
屬景源而誌其墓今公將葬于陰竹孤健源又屬景
源而誌其墓故景源秖追二公之所以相知者而誌
於墓耳自景源爲大學士忌者益衆造謗焉孰爲之
辨宣讒焉孰爲之晰身之危而孰慮之名之錮而孰
起之景源不幸居隆顯而被人忌衆訕羣詬而稱揚

没世不衰者是愛之至也位列於上卿年躋於耆英公又奚憾獨立　朝端可哀者其惟景源乎世之君子如公者不可復見則景源慕其風裁何敢忘也文源精敏健源端潔孰能成就俾紹公與文簡公之光也歟乂要不忘平生之言景源雖死庶幾其無負二公矣

祭淑夫人申氏文

嗚呼夫人之哭孝子兮煢煢靡依耳不聞應唯之聲兮目不見愼齊之儀觿佩兮挂寢鞸紳兮垂幃食誰視其兮寒誰問衣顧影兮眇冥想魂兮依俙求死者

之交游兮遂見余而嘘唏曰吾兒之愷悌兮神內朗而知者希志則合於冲曠兮行則不與繩墨違棄貢舉而不赴兮將終老于巖之扉恒嫉俗而欲遁兮卒遺世而永歸靈芝之山嶕嶢而百丈兮兒朝陟於雲圻靈芝之水漻洌而九曲兮兒夕降於煙磯父母悲號兮已魂氣之上飛朋友哀泣兮孰幽德之發揮文章耀于無窮兮惟夫子其庶幾願述懿行兮以章其微余再拜而不敢辭兮恐不能休揚光輝曾未踰於數歲兮夫人又去於閨闈余淚瀼瀼如露下兮雖沒齒猶不睎自古女士之賢明兮竹帛流芳而有餘悲

思其子而見其友今固彤管之無譏余承明訓今尚慕德暉具醪羞以來侑今安得復陪於音徽尚饗

祭亡室貞敬夫人沈氏文

凡天下爲人夫婦者孰不與之相好而相樂哉然或不幸有哭其夫者雖子孫羅列於堂而粟米金帛珠貝充牣於室不足樂也惟夫人結髮從我五十五年雖無子女而側室有子二人雖無田園而太倉常祿不絕　盛世偕老至于髮白以命婦先我而歸此自古賢姝哲媛之所不能得者何其奇也景源出爲順川守後五年出尹慶州又四年出守安邊夫人年纔

四十餘大夫人無恙在堂兩驂朱簾列婢引前膏粱
之奉絲竹之娛盖未嘗一日或廢而夫人不以爲樂
景源謫居陜川郡夫人棄家自　京師南絶漢水由
忠州出鳥嶺關犯風露冒霧雨邐迤八水過赤林遂
渡南江入陜中未盡三月景源蒙　宥與夫人躋麟
西亭泝藍谿踰荒山東遵九淵登廣寒樓留五日遂
越全州凡周流山川嶮岨一千三百五十餘里而夫
人不以爲戚始夫人歸于黃氏惟皇伯舅忠烈公奬
愛甚盛及忠烈公遭寇亂卒於嶺南夫人終身哀傷
之嘗謂景源曰明夕卽忠烈公下世之日也吾將以

不腆之羞饗忠烈公以少酬獎愛之恩嗟乎今之士君子受人之恩而背之者不可勝數而况於幽閨女子乎獨夫人感忠烈公獎愛之恩終身不忘豈不賢哉景源嘗夜歌大雅文王七章至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夫人聞之擊節不已泣下數行嗚呼夫人其知詩矣夫人旣沒雖欲歌文王七章其聞而擊節不已者誰歟泣下數行者又誰歟始景源在東萊府經歲不返夫人日夜以爲憂兩目幾眇及景源歸自東萊然後夫人目始明今夫人棄我而去然不知九泉之下日夜思我目能不眇歟夫東萊一年蹔離猶積慮目

不勝聊況幽明無窮之別目安得而不終聊也夫人臨沒謂景源曰吾死無憾惟歸骨舅姑墓側足矣景源號哭卜先人墓隧之下將與夫人同穴焉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亡室貞敬夫人沈氏文

景源少時嘗縱舟泛白馬江遂得疾卧江上村先妣皇皇抵村舍視景源疾命夫人侍皇考側夜皇考所居之室適失火皇考疾革獨夫人涕泣進藥是景源爲丈夫子而終孝不及夫人也始故友宋公文欽與景源爲古文詞景源潛心司馬遷韓愈之文往往一

月不梳頭宋公至家呼女奴告于夫人曰夫子不梳久矣何不爲夫子梳之夫人謝曰夫子專意文章雖家人無以梳爲也及景源居皇考憂旣免喪猶不復寢者且一年景源故友吳公瑗來謂景源曰子無兄弟若無子則黃氏其絕世矣一年何不復寢也其後夫人遇疾經遂斷終身無子景源每思吳公之言未嘗不怵然而悔怛然而悲也景源病痼在城南親戚賓客無一人問死生者惟故友李公天輔臨見之與論文章不知日之將夕也夫人爇火先妣煨栗以餉李公其後李公與人言必稱先妣與夫人之賢也景

源家貧或終日不得設食夫人乃鬻嫁時裝以饋景源其後景源守順川悉以月俸歸之夫人而夫人輒周窮乏必適於義不濫施也老婢或謂夫人曰旣專一郡之俸而不服文錦何也夫人泣曰吾嘗鬻嫁時之裝具夫子飯今雖專一郡之俸何敢服文錦之衣乎景源旣貴而夫人猶自疏食進檠盤有羹無醬有飯無魚景源憐之謂夫人曰吾位於朝吾夫婦衣服飮食庶幾足矣夫人自奉何若是邪夫人曰追思少時貧賤此一盤猶以爲多況求其侈乎景源束帛請爲之衣夫人手自藏于笥而輒爲景源之衣惟一匹

將以爲裳裳未成而夫人沒此景源之所以悲也嗚
呼哀哉尚饗

哀辭

李獻可獻輔哀辭

公諱獻輔字獻可其先延安人也初舉進士卿大夫
重公之文而稱揚之公輒笑謝必讓諸與之游者觀
其容貌益蹙蹙如執滿者明年悉棄前所習爲應有
司之業者卿大夫慕公之行皆以爲公儒家子如能
治聖人之學則豈不爲吾道之光乎公又笑謝曰吾
何敢當又讓諸與之游者故公之文行卒爲世俗所

不知初李光佐顥國政舉李思晟爲平安道節度使
權益寬爲咸鏡道觀察使鄭思孝爲全羅道觀察使
明年亂作公大人以弘文館副修撰論光佐十二大
罪　上盛怒流之慶源及見釋公感慨告修撰公曰
士君子不可從政請焚朝服賓客聞之無不稱公之
介也公幼孝謹母申氏嘗寢疾病公在側婉若少女
及旣退終夜歔欷不絶與人交謙忠仁順無親疎皆
能傾下平居靖默若無所經理家事而朝夕養其父
母未嘗有所乏絶也善飮酒嘗醉而語曰我平生不
爲人知願以一士歿遂請於修撰公修撰公亦許之

踈是卒不一趣有司貢而於文學亦不以殭七年十有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時年二十有三葬揚州靈芝之原公少志鉅於道藝無所專好故其初靜素冲曠若有合於老子莊周之言及其旣擇始反儒術循循如也堇踰月以卒修撰公以景源與宋文欽皆公之所善者公旣葬遂與相見且泣曰惟二子知吾兒必無使泯沒皆辭謝而退於是文欽爲之誌而景源爲之哀辭辭曰

敬事父母兮能盡其心左右雜佩兮有鏘德音晨適寢門兮肅肅其衿升降揖游兮靡有不欽枌榆旣滑

兮鲂鱮可㷜躬自視具兮不離釜鬵淸州告警兮扳者如林狼弧亘天兮孰掃氛陰古有爭子兮父德必箴乃柔其聲兮以布其諶曰天造亂兮政歸姦壬請焚朝服兮偕歸雲岑父曰時危兮義不當痻遂抗忠言兮十年淪沉子侍朝夕兮怡愉也深靈芝之杳杳兮不聞其吟招子之魂兮山木蕭森嗚呼遠矣兮不可復尋

申成甫 韶 哀辭

成甫諱韶姓申氏平山人也少好文章與恩津宋君士行全州李君元靈游知名當世已而讀朱文公書

慨然發憤窮性命敦德行以從事於聖人之教方是
時淸有天下八十年　中國之士服左衽而不知耻
成甫歎曰詔不忍爲淸陪臣耳由是卒不赴貢擧或
曰　毅宗殉社稷由李自成亂天下非淸之罪也子
何故不赴貢擧也成甫對曰弘光時淸執　天子而
弑之隆武時又弑　天子至于永曆又執　天子而
弑之此　王朝百世之讎也詔豈可赴貢擧乎卒不
仕年四十一終焉景源曰夷狄之時不可仕也故孔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然則　中國寧
無君不可事夷狄之君也昔蒙古氏有天下金吉父

許益之守道而不仕其出處可謂正矣若成甫生於
王朝而不赴　王朝貢舉不已過乎然吉父益之二
子終身不仕能得其出處之正則成甫不赴貢舉與
二子何以異哉且弘光隆武永曆　三先帝爲清所
弑而　王朝卿士大夫不知清之爲讎也獨成甫明
其弑逆以風厲一世之士使人人皆知可討亦足以
章大義也元靈精舍在漢都白蓮峰下成甫嘗夜與
士行飲酒於元靈精舍成甫酒酣歌諸葛武侯出師
表未嘗不感慨泣下豈其心欲將有以宣其智而奮
其勇爲天下討殘賊如武侯之伐魏者邪抑天下左

袵已久雖出師不可恢復故悲歌武侯之表以伸不平者耶後十年士行先卒又二年成甫又卒可哀也已成甫將葬元靈泣謂景源曰宜爲成甫作哀辭景源流涕爲之辭辭曰

篤於內修兮不慕尊榮仁以爲轍兮義則蒽珩夙夜祗愼兮其德旣明如瑚如璉兮維器之成子猶自晦兮蘊其精英不赴貢擧兮超世獨行曰惟　三帝兮繼我崇禎正號南垂兮奄有蠻荊爲淸所穢兮　皇統遂傾士苟中第兮鮮不朝淸受彼饗食兮齒彼陪卿義所不可兮寧爲野氓白蓮窈深兮燕此友生終

宵劇飲兮悲歌不平雖有德美兮沒世無名嗚呼哀哉兮孰知其貞

碑

定州李先生碑

景廟三年文簡公李先生流靈巖郡明年冬徙鐵山府疾且革趣進不止明年正月二十日卒于定州之店舍今上 元年追復官爵 贈議政府左贊成謚曰文簡先生諱喜朝字同甫延安人也少孤師事文正公宋先生時烈 肅廟元年文正公安置海上即屛居靈芝之山中著大歸說以見志尹拯始事文正公

旣而背之先生上書文正公斥拯甚嚴由是小人多切齒文正公卒先生歎曰吾道窮矣遂携妻子入嶺東海上居焉及　肅廟末先生召爲大司憲乃上疏訟文正公論拯益力後六年李巨源等劾先生而竄之先生年已七十矣流遷西南竟歿於道然學者知文正公之所以爲文正者先生之功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歿矣曰子在回何敢歿使子不在則顏氏必從歿矣先生之事文正公與顏氏之事孔子無以異也孔子遇匡人之難能免焉故顏氏不敢歿也文正公被小人之誣不能免焉及旣卒而又

詆之先生烏得而不死也禮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若先生豈非服勤至死者邪先生旣卒之八年定州諸生慕先生之德爲建其廟而祀之後十一年毀諸院廟新建者先生之廟亦毀焉又二十年洪侯梓出牧定州州之諸生指店舍而言曰此先生畢命之所也廟雖已毀宜立碑以識其墟洪侯曰然乃屬景源爲之銘銘曰

吾聞弟子死於師猶臣死於君子死於父嗚呼先生承師之矩觝彼邪說遂離罪罟自南垂輿疾而行者一千七百有餘里死于西土先生於師爲翼爲羽親

之如考尊之如王先生之義百世有補碑于遺址定人所樹四方學者過其下孰不傴僂

浣谿廟碑

正德十五年五月壬寅成均館大司成文毅金公卒于居昌縣白巖下六月某日葬于楊州金村里初公坐與文正公趙先生光祖等爲朋黨流善山府無何安置海島中已而賜死使者馳至善山府公已受安置之 命自善山趍于海島客李信謂公亡命使者還公至居昌始聞之作絶命詞於是自殺觀察使申聞于朝自古小人以朋黨誣殺君子者多矣李元禮

臨命不避就詔獄受考而死杜密聞命輒自殺張儉
夏馥岑晊三人者亡命不死然三人者與李杜并傳
於世者何也君子或死或不死其義一也當公之賜
死也雖亡命其心爲 國而已矣非愛其身也況聞
命未幾自殺則大節豈不偉哉公諱湜字老泉淸風
人也少端方篤學力行與文正公相友善名重當世
擧進士授廣興倉主簿入戶曹爲佐郞以薦拜司憲
府持平轉掌令擧賢良試擢第一遷弘文館直提學
陞副提學改成均館大司成當是時 上好儒術文
正公日侍帷幄陳堯舜精微之學公亦兼 經筵官

與贊王道國中人無不竦然以望其至治之澤小人南袞沈貞等內不悅乃爲飛語以讒之公及文正皆下獄嗚呼王道不行久矣公雖仁賢安得使已頹之俗復躋於至治哉然文正公以王道陷於朋黨而公及焉亦可悲也公在獄中其門人申命仁等百餘人爲公上疏直其屈領議政鄭公光弼反覆泣諫得減死居月餘文正公卒後六月公又不免時年三十九甚矣小人之禍仁賢也使公不舉賢良試則小人必不深疾而擠之死也然公既與文正公偕立於朝卒以身殉於王道其聲名施及百世有光榮矣嘉靖二

十四年復公之官至今 上二十二年 贈議政府
左贊成諡曰文毅居昌諸生建書院於白巖之下屬
余爲銘余雖愚陋不足以知公之德然得公遺事甚
詳而誦公絶命之詞悲公之死故不辭而爲之銘

安邊府李處士碑

處士諱慶承字士餘扞城人也少舉生員後十六年
中文第官至黃州判官崇禎九年南漢被圍明年講
和處士聞之遂不仕躬自耕田以養其母嘗釣鶴浦
之上處士旣卒之幾十年鄉黨之人以其行聞于
朝廷然鄉黨人惟知慕處士之行而不知處士之義

至高也秦詩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此思賢之辭也夫逆流而上既不可從順流而下又不可至則是必離世而獨立不欲人知也 明正朔絕而處士終身不仕隱居於鶴浦之上數十年世莫之知豈秦詩所謂在水一方者邪夫君子遭昏亂之世一辱其身則雖有德行之實功業之美不足稱也當漢之季周彥祖徐孺子姜伯淮居深山之中守道而不仕誠可謂不辱其身也然則處士之終身不仕者其賢於今之君子亦遠矣余嘗過鶴浦之上觀處士釣魚之所始知草莽未始無 明之遺民而惜乎不聞於世也今

年某月安邊人來乞文字余懼夫處士之義堙沒不章乃爲之詞詞曰

鶴浦洋洋下有石磯誰投竹竿處士有頎温温處士有襴其衣有垂其帶維　明之儀念彼　京師萬方所宗自我　先王世篤其恭士臣秉義莫不肅雝正朔旣改孰獻璧琮我笠維蒲　中國之服見我父母庶幾無恧鶴浦之上有廟肅肅史臣作詩以揚其淑

江漢集卷之二十二